

学生读本

昆虫记

JEAN-HENRI FABRE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法] 法布尔 著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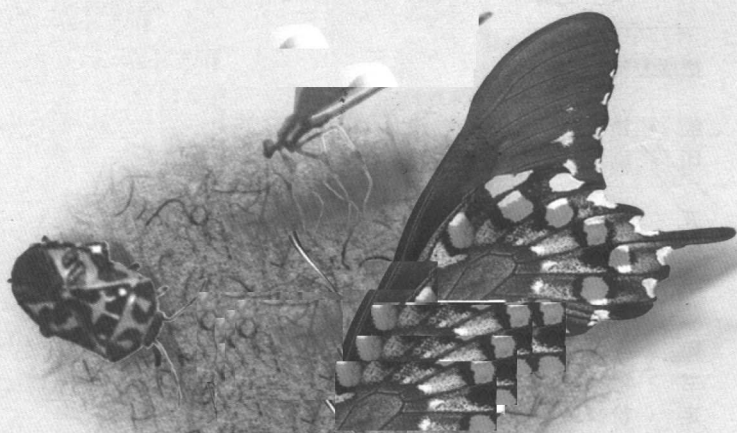
学生读本

昆虫记

JEAN-HENRI FABRE

Souvenirs Entomologiques

[法] 法布尔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 (学生读本)

(原书名: 昆虫的故事)

(法) 法布尔 (Faber, J. R.) 著; 梁守铤等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8

ISBN 7-5360-3212-9

I. 昆 ...

II. ①法 ...②梁 ...

III. 科学故事 - 法国 - 现代

IV. I565. 85

责任编辑: 邹靖华

技术编辑: 赵 琪

封面设计: 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0.25 1 插页

字 数 230, 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2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 001 - 14,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3212-9/I·2688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亲爱的少年朋友，当你打开这本薄薄的小书，你将进入一个昆虫的伊甸园，昆虫新世界的拓荒者法布尔将牵着你的手穿行于百里香滋生的荒石园，感受一次神奇而快乐的发现之旅。

听吧！知了在梧桐树梢狂热地聒噪，蟋蟀在草丛里幽幽地啁啾，蝈斯悠闲地拨动喑哑的琴弦，螳螂沙沙地抖动轻薄如纱的双翅……

看吧！花金龟在丁香花蕊里欲醉微醺，蜘蛛在灌木丛中编织天罗地网，圣甲虫在沙地上滚动粪球，雄蝎子躲在石片下向过路的姑娘抛媚眼……

呵，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虫间乐土啊！

蜗居于都市石屎森林里的少年朋友啊，你嗅过大自然的泥土芳香吗？你与昆虫有过亲密的接触吗？快来吧，城市的少年朋友们，伸出你的小手，让大师牵着到荒石园来吧，你会感受到生命的美丽！

奔跑在广袤绿色原野上的少年朋友啊，你们在草地上捕捉螳螂，你们迷恋花金龟青铜般耀眼的鞘翅，你们为蟋蟀的音乐会而沉醉，与昆虫相伴是多么好啊！可是，乡村的少年朋友们，你知道黄斑蜂怎样织棉囊吗？你知道蛛网的电报线吗？快来吧，伸出你的小手，让大师牵着到荒石园来吧，你会体味到探索的快乐！

亲爱的少年朋友，当你享受与昆虫嬉戏的乐趣的时候，你想更进一步地了解法布尔吗？了解荒石园吗？了解《昆虫记》



吗？

法布尔于1823年生于法国南部一户贫穷人家，家里多一张吃饭的嘴都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只断断续续上过小学和中学，但他坚持自学，一生中先后取得了文学、数学、物理学、自然科学等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大自然是那么神妙莫测，童年的法布尔总是睁着一双明亮的眼睛，警觉地注视着虫儿和花儿，好奇心唤起了他探索昆虫奥秘的欲望，而且至死不渝。法布尔对昆虫的痴迷，就好像蛱蝶寻找蓊草、粉蝶飞向甘蓝，没有什么能割断他与昆虫的联系，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探索昆虫世界的真相。

贫穷像梦魇般苦苦纠缠着满怀理想的年轻昆虫学家，为了养家糊口，法布尔默默无闻地做了大半辈子中学教员。既没有充裕的时间，也没有实验设备，法布尔只能利用课余和假期，到野外去研究活生生的昆虫，留下了大量的观察笔记和实验记录。

法布尔一生共编写了61本科普书籍，随着版税收入的逐步稳定，经济状况逐渐改善，1879年，法布尔在乡村小镇塞里昂购买了一栋意大利风格的房子和一公顷的荒地，他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实验室，一间朝思暮想了四十年的实验室啊。读《荒石园》一章，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法布尔拥有荒石园时的酸甜苦辣。

一块多石子的荒地，经法布尔的妙手而回春，万木竞生，百花争艳，八方昆虫奔走相告，蜂拥而至这方虫间乐土。法布尔风趣地给这个实验室取名为“荒石园”。余生的三十几年，法布尔就隐居于荒石园，一边继续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总结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资料，著成十卷本的《昆虫记》。荒石园也因此成为了自然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昆虫记》的出版轰动了世界，从出版迄今，已有数十种版本，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横跨几个大洲，纵贯两个世纪，



经历百年仍是一座无人逾越的丰碑，被誉为“昆虫的史诗”。

亲爱的少年朋友，你或许会问，小小昆虫何来如此的魅力，诱惑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昆虫记》是用散文的形式著成的一部昆虫学回忆录，真实地记录着法布尔毕生研究昆虫的成果。在法布尔那个时代，昆虫学家主要是蹲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研究的是死昆虫。法布尔第一个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活生生的昆虫，研究昆虫的本能与习性，他因此成为了昆虫行为学研究的开山祖，《昆虫记》也因此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然而，《昆虫记》并没有学术专著的艰涩难懂和单调乏味，法布尔将严肃的科学主旋律插上文学的翅膀，昆虫的筑巢造窝、捕猎采蜜、交友婚恋、生儿育女、生杀拼死等场面，无不妙趣横生。大文豪雨果读过《昆虫记》后，情不自禁地吟诵出“老虎般的狂怒和狮子似的吼叫，在这小小的天地间回响萦绕”，来形容法布尔笔下的昆虫世界。法布尔用一篇篇优美的生命散文，将我们平时漠然视之的昆虫世界，如此生动、如此富有人情味、如此悲壮地展现出来，《昆虫记》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科学记录，它因为这一只只令人怦然心动的小小昆虫，而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文学界还曾经推荐法布尔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哩。

亲爱的少年朋友，或许你将来并不想做一个科学家，但你一定希望成为一个完整而博通的人，一个高尚的人；那么，你将会发现，与昆虫大师一起去经历的发现之旅，好似在挖掘一座富矿。在赏心悦目的阅读过程中，你收获的将不仅仅是具体的昆虫学知识，你还将学会如何去欣赏科学的美，学会如何去描述自然的美，更重要的是你将品尝一颗人类精神之树上的智慧之果，你的精神与修养将会得到提升。

《昆虫记》自始至终都顽强地表达着一个主旨，那就是对微小如昆虫的生命的热爱，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亲爱的少年朋



友，孩童时的你们，有谁不爱昆虫呢？当成人的偏见没有灌输进孩童那迷蒙的脑中之前，你们是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的观念的，你们会为一只蜻蜓折断了翅膀而落泪，会为一只小鸟的啾鸣而欣喜，只要是生命都值得那颗稚嫩的心为它跳动。哦，是谁扼杀了你们心中那棵爱的幼苗？或许《昆虫记》将使我们重拾爱心，关爱生我养我的大自然，敬畏生命哪怕是微小如昆虫的生命，我们的世界将充满爱，我们的家园将变得更美好。

亲爱的少年朋友，漫步在荒石园里，你还将被一种求真的精神深深地感染。这种追求真理、探求真相的精神就是法布尔精神。孩子的天性是好奇的，凡事都想探个究竟。然而，好奇心只是一粒微弱的火星，熊熊燃烧需要不断地添加木柴。法布尔精神就是高能量的助燃剂，将使我们永葆旺盛的求知欲，学会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以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去探求一切的真相。或许一只小小的昆虫诱发了你的好奇心，法布尔精神则策励你耐住清贫和寂寞，在大师挥洒过汗水的田野里耕耘，明日我们将有幸读到你写的一部浸淫着爱心的《熊猫记》呢。

《昆虫记》洋洋洒洒二百多万字，这个小本子只节选了小部分中国读者熟悉的昆虫，是专门为你们——亲爱的少年朋友们而选编。我相信你们都有慧心灵眼，能够从这一鳞半爪窥见《昆虫记》的全豹，领会法布尔精神的精髓哩。

我期待着，满怀信心。

编者

2004年春于花城



SUMENRENTOMOLOGIQUES

1	第一章	荒石园
9	第二章	螳螂
21	第三章	蠹斯
33	第四章	蟋蟀
50	第五章	蝗虫
69	第六章	金步甲
81	第七章	天牛
93	第八章	花金龟
112	第九章	圣甲虫
133	第十章	萤火虫
145	第十一章	胡蜂
161	第十二章	黄足飞蝗泥蜂
171	第十三章	砂泥蜂
177	第十四章	大头泥蜂
186	第十五章	黄斑蜂
196	第十六章	红蚂蚁
208	第十七章	松毛虫
229	第十八章	蝉
241	第十九章	圆网蛛
271	第二十章	朗格多克蝎子



第一章

荒石园

一块地，这就是我的梦想。哦！一块地，不要太大，但四周有围墙，不会有马路上的各种麻烦；日晒雨淋，荒芜不毛，被人抛弃，却为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所钟爱。在那里，我可以不必担心过路人的打扰，与砂泥蜂和泥蜂交谈，这种艰难的对话，就靠实验表达出来；在那里，无需耗费时间的远行，无需急不可待的奔走，我可以编制进攻计划，设置埋伏陷阱，每天时时刻刻观察实验的效果。一块地，是的，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的梦想，我一直苦苦追求的梦想，但将来能否实现却没有明确把握。

当一个人整天都在为每日的面包一筹莫展地操心时，要在旷野里给自己准备一个实验室是不容易的。我以不折不扣的勇气跟穷困潦倒的生活斗争了四十年，朝思暮想的实验室终于得到了。



它来到了，伴随它而来的，也许是必须要有空闲的时间，这是更重要的条件。我说也许，是因为我的腿上总是拖着苦行犯的锁链。愿望是实现了，只是迟了一点啊，我的美丽的昆虫！我很害怕有了桃子的时候，我的牙齿却啃不动了。是的，只是迟了一点；原先那开阔的天际，如今已成了十分低垂、令人窒息且日益缩小的穹庐。

四周一片废墟，中间危立一堵断墙，石灰和沙使它巍然屹立；这屹立的断墙就是我对科学真理的热爱。哦，灵巧的膜翅目昆虫啊，这种热爱是不是足以让我名正言顺地对你们的故事再添上几页文字呢？我会不会力不从心呢？为什么我自己也把你们抛弃了这么长时间呢？一些朋友为此责备我。啊，告诉他们，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并不是由于我的遗忘，我的懒散，我才抛弃你们；我想念你们，我深信节腹泥蜂的窝还会告诉我动人的秘密，飞蝗泥蜂的捕猎还会给我带来惊奇的故事。但是，我缺少时间，我在跟不幸的命运作斗争中，孤立无援，被人遗弃。在高谈阔论之前，必须能够活下去。请你告诉他们吧，他们会原谅我的。

有人指责我使用的语言不庄重，干脆说吧，没有干巴巴的学究气。他们害怕读起来不令人疲倦的作品，认为它就是没有说出真理，照他们的说法，只有晦涩难懂才是思想深刻。你们这些带螫针的、盔甲上长鞘翅的，不管有多少都来吧，为我辩护，替我说话吧。你们说说我跟你们是多么亲密无间，我多么耐心地观察你们，多么认真地记录你们的行为。你们的证词会异口同声地说，是的，我的作品没有充满言之无物的公式，一知半解的瞎扯，而是准确地描述观察到的事实，一点不多，一点也不少；谁愿意询问你们就去问好了，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答复。



亲爱的昆虫们，如果因为对你们的描述不够令人生厌，所以说服不了这些正直的人，那么就由我来对他们说：“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时进行研究；你们把昆虫变得既可怖又可怜，而我则使人们喜欢它们；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而我却研究本能的最高表现；你们探究死亡，而我却探究生命。那么，我为什么不进一步说明我的想法：野猪搅浑了清泉；博物学于青年人是极好的学科，可由于越分越细，彼此隔绝，如今已令人可厌可嫌。如果说我是为了企图将来能弄清本能这个热门问题的学者和哲学家们而写，其实我更是为年轻人而写，我希望他们热爱被你们弄得令人憎恶的博物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极力保持翔实的同时，不采用你们那种科学性的文字，因为这种文字似乎是从休伦人的语言中借来的。”

不过，眼下这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我要谈的是我朝思暮想的那块地，我要使它成为活的动物学实验室。这块地，我终于在一个荒僻的小村庄里找到了。这是一个荒石园，在当地的语言中，“荒石园”这个词指的是一块荒芜不毛、乱石遍布、百里香滋生的荒地。这种地十分贫瘠，即使辛勤地犁耙也无法改善，当春天偶尔下雨，长出一点草时，只有绵羊会来到。不过，我的荒石园由于在无数乱石中还有一点红土，可以长点作物；据说，从前有些葡萄。的确，为了种几棵树，在挖掘中，能挖出一些宝贵的根茎，由于时间久了，部分已经成了炭，我只能用惟一能够锄入这种地的农具三齿长柄叉来刨。可是太遗憾，原先的植物已经没有了，不再有百里香，不再有薰衣草，不再有一簇簇灌栎，这种矮矮的小灌木连成小片小片的荆棘丛，人们只要稍微抬腿一跨就可以走过去。这些植物，由于能



够向膜翅目昆虫提供所要采集的原料，可能对我有用，我不得不把它们再栽种到用三齿叉刨开的土里。

在这块长时间荒芜的地里，蔓生着大量不需要我照管的植物。最主要的是狗牙草，这种可恶的禾本科植物，三年激烈的战争也无法把它彻底消灭；其次是矢车菊，全都一副倔强的样子，浑身是刺，或者长着星型的戟。在蓬生的矢车菊丛中，样子凶恶的西班牙刺柃四处伸出来，像枝形大烛台似的，它那大大的橘红色花朵好似火焰，它的刺茎像钉子那么硬。长得比它高的是伊利大翅蓟，茎孤零零、直挺挺的，有一两米高，茎梢还顶着一个玫瑰色的大绒球，它的盔甲也不比刺柃差。别忘了刺茎菊科类植物，我首先要提到的是恶蓟，它浑身是刺，植物采集者都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其次是叶脉边缘呈矛头状的阔叶披针蓟；最后是染黑蓟，它像带刺的玫瑰花结。在这些蓟之间，荆棘的新枝桠，结着淡蓝色果子，像带钩的长绳似的在地上匍行。要想在丛生的荆棘中观察膜翅目昆虫采蜜，必须穿着半高统靴或者情愿腿肚子被刺得出血。只要土里还有一点春雨留下的水分，角锥般的刺柃和大翅蓟细长的新枝，便从由黄色的矢车菊铺成的地毯上生长出来，这时，这种生命力顽强的荆棘肯定会展现出妩媚之姿。但是，干旱的夏天来临后，这里只是一地的枯枝干叶，擦一根火柴整块地都会着起火灾。这就是我的极乐伊甸园，我打算从此跟昆虫彼此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这个伊甸园当我拥有它时就是这样。

我说它是伊甸园，并不会用词不当。这块没有一个人愿意撒一把萝卜籽的地，对于膜翅目昆虫来说，却是天堂。地里各种茁壮成长的蓟和矢车菊，把四周所有的膜翅目昆虫都吸引来了。我在捕猎昆虫的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在一块地方找到过这么多的昆虫；这一行的所有成员都会聚在这里了，有以各种猎



物维生的捕猎者，有土房子的建造者，有棉织品的纺织工，有在花叶和花蕾中修剪零件的组装工，有纸板屋的建筑师，有搅拌黏土的泥瓦匠，有钻木的木匠，有在地下挖巷道的矿工，有制造薄膜气球的工人，还有什么我也数不清了。

这是只什么？是只黄斑蜂，它刮耙矢车菊蛛网般的茎来堆一个棉花球，然后自豪地用大颚把球衔到地下，制造一个棉毡袋来装蜜和卵。这些在那么激烈地抢夺战利品的是什么？是切叶蜂，腹部有黑色、白色或者火红色的花粉刷。它将离开蓟去拜访附近的灌木丛，从灌木的叶子上剪下椭圆形的叶片，把它们组装成容器来盛它的收获品。这些穿着黑绒衣服的是什么？是石蜂，它们在加工水泥和卵石，在石头上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们砌造的房子。还有这些猛地飞起，大声嗡嗡叫的是什么呢？是定居在附近向阳斜坡上的砂泥蜂。

现在壁蜂来了。这一只在空蜗牛壳的螺旋壁上建造蜂房；另一只在啄一段干荆棘，把髓吸掉，好给幼虫做圆柱形的房子，房子里用隔墙分成一层层；第三只使用断芦竹的天然管道；第四只则是某个高墙石蜂空闲走廊的免费房客。大头泥蜂和长须蜂也来了，雄蜂的触角高高翘起。采蜜的后足上有一支大毛笔的毛足蜂，种类繁多的土蜂，杨柳细腰的隧蜂，它们也都来了。我走了过去，没有理睬它们。如果我想——研究这些昆虫，那么在菊科植物的客人中，几乎有整个采蜜类的昆虫。

跟这个采蜜的大家庭在一起的，还有捕猎采蜜者的部族。在荒石园里，泥水匠为了垒围墙，四处堆着一堆堆沙和石头，但工程一直拖着，于是石蜂便选择石头间的空隙作为过夜的宿舍，一堆堆挤在一起。粗壮的单眼蜥蜴在附近捕猎，张着嘴，会向着人也会向着狗扑上来，它选择一个洞穴守候着过路的蜘蛛；大耳鸮穿着多明我会的修士服装，白袍子，黑翅膀，在最



高的石头上栖息，唱着简短而有乡土味的小调。它的窝大概就在某个石头堆里，窝里有它的天蓝色的卵。这个小多明我会修士在石头堆中消失了，我怀念它，因为它是个讨人喜欢的邻居；我一点也不怀念单眼蜥蜴。

沙也供另一种昆虫筑窝。泥蜂在那里打扫地穴的门槛，把尘土抛物线般地往后抛；朗格多克飞蝗泥蜂用足把距蠡拖到那里去；大唇泥蜂在那里把储存的叶蝉放到地窖里。非常可惜，泥瓦匠终于把那里的猎手都撵走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想叫它们回来，只要再堆起沙堆，它们很快就会全都到来的。

下面这些昆虫并没有随沙堆的消失而离去。砂泥蜂，有时在春天，有时在秋天，我看见它们在荒石园小径边的草地上飞来飞去，寻找幼虫。蛛蜂，拍打着翅膀敏捷地飞向隐蔽的角落去抓只小蜘蛛，个儿大些的则窥伺着狼蛛。狼蛛的窝在荒石园里俯拾即是，这窝是个竖井，用禾本科植物的茎秆夹上丝来做护井栏。在窝底，大多数人看了都害怕的粗壮的狼蛛，眼睛闪闪发光像小金刚钻似的。对于蛛蜂来说，要捕捉这样的猎物多么危险啊！炎热的下午，雌蚁排成长队从兵营里出来到远处去捕猎奴隶。在一堆变成泥肥的草的四周，有一些半法寸长的土蜂没精打采地飞翔，它们被金龟子、蚌犀金龟和花金龟的蛻蟥等丰美的野味所吸引，一头钻进草堆里。多么诱人的研究课题啊！

莺在丁香丛中筑巢；翠雀在茂密的柏树遮蔽下定居；麻雀把碎布和稻草运到每片瓦下；南方金丝雀来到梧桐树梢啁啾；红耳鹑在晚上单调地唱着细声如笛的歌；普通猫头鹰也跑来发出刺耳的咕咕声。房子前面是一个大池塘，交配季节，这里便成了两栖类动物的乐土。灯心草蟾蜍，有的体大如盘，背上披着窄窄的黄绶带，在那里约会洗澡；当暮霭沉沉时，在池塘边



跳跃的雄蟾蜍便成了雌蟾蜍的接生婆，它的后腿上挂着一串李子核大的卵；这位温厚的父亲带着它的宝贝卵袋从远方来，把卵袋放到水里，然后再到一块石板下面，发出铃铛般的响声。雨蛙也来了，它如果不在树丛间哇哇喊叫，就是在做优美的潜水表演。五月，每当黑夜降临，池塘就变成了舞台，挤满了震耳欲聋的合唱队；我们在吃饭时无法说话，躺在床上更是无法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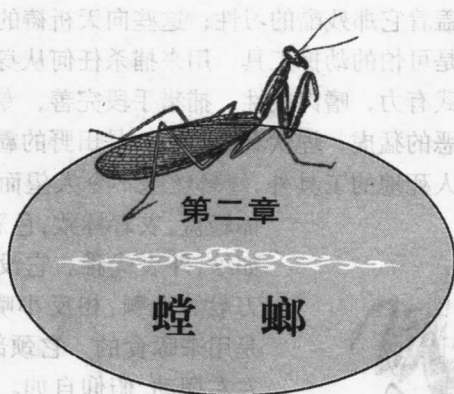
膜翅目昆虫更大胆，把我的隐庐都给强占了。白边飞蝗泥蜂在我家门槛前的瓦砾地里筑窝，为了跨进自己的家门，我必须注意别把它的窝踩坏了，别踩死正忙着干活的矿工们。这个专门捕捉蝗虫的活跃分子，我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没有见过它了。刚认识它的时候，我曾走了几公里地去拜访它，每去一次都要顶着八月火辣辣的太阳远征。今天我在自己家门口又看到它了，我们是亲密的邻居。关闭的窗框给长腹蜂提供了温暖的套房，它的窝是用土砌的，贴在方石墙壁上，这种捕猎蜘蛛的昆虫利用关闭的窗板上偶然出现的一个小洞返回它的家。几只孤身的石蜂在百叶窗的线脚上筑起它们的窝；一只黑胡蜂在敞开的屏风下部建造小土穹顶屋，圆顶上插着一个细细的短瓶颈。胡蜂也是我家的常客，它们常常来到饭桌上，看看我们吃的葡萄是不是熟透了。

这里的昆虫的确是既多又全，如果我能够让它们说话，那么，跟它们的谈话一定会使我孤寂的生活得到许多乐趣。这些昆虫，有的是我的故交，有的是新识，它们全都在这里，彼此紧挨着，在捕猎，在采蜜，在筑窝。另外，如果需要改变一下观察地点，走几百步就是山，山上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欧石楠丛；有泥蜂所珍爱的沙层，有各种膜翅目昆虫喜欢开发的泥灰石边坡。我预见到了这些宝贵的财富，这就是我为什么逃



离城市到乡村，来到塞里昂给萝卜锄草、给生菜浇水的原因。

(本章选自卷二，梁守锵译)



一 捕捉猎物

南方还有一种昆虫，至少同蝉一样令人感兴趣，但它不会唱歌，所以没有蝉那么出名。它的形状和习性都很不寻常，如果上天赐给它一副音钹，那么蝉那位著名歌手的声誉便会黯然失色。这种昆虫叫螳螂。

古希腊人把它称为预言者、先知。农夫们在被太阳灼烤的草地上，看到这种昆虫仪态万方，庄严地半立着，宽大的绿色薄翼摇曳在地犹如面纱，前腿像手臂似地伸向天空，好像在做祷告，仅此便足以让老百姓大大发挥想象力了。于是自古以来，荆棘中便布满了发布神谕的预言者、正在祷告的修女，而在科学上也把它命名为“祈祷的螳螂”。

幼稚无知的人们啊，你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在这种虔诚的